

殊途同歸

舞台劇第三名 盧子達



盧子達先生民國十年四月十二日生，湖北省廣濟縣人，國立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畢業、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立大學研究，曾任航空工業局技術員、空軍總司令部計畫官，空軍技術局工程官、科長、中山科學研究院綜合業務室主任、計畫科長，民國六十二年空軍上校退役後，任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正研究員兼計畫評核室主任，民國六十五年十月辭職。現已退休，讀書自娛。自民國四十三年起，除編譯空軍技術手冊千餘萬言外，公餘喜好編寫多幕話劇，曾得教育部、國防部話劇創作獎多次。

殊途同歸 (三幕劇)

演員表：

孫台彥：二十五歲，國內某大學電子研究所畢業，美國紐約某大學博士班研究生，專攻電腦、英俊健壯，個性豪放、簡稱彥。

孫魯軍：六十餘歲，年青時隨軍轉戰南北，來臺後不久，自軍中退伍，經營小生意。滿臉風霜，剛樸頗有性格。彥父，簡稱爲軍。

孫太太：五十歲，本省典型家庭主婦，忠厚勤儉，慈祥可親。彥母，簡稱太。

陳玉菲：二十二歲，專科學校畢業，家中富有，個性外向，姿容美好，極愛虛榮。彥女友、簡稱菲。

陳太太：五十餘歲，典型闊太太，豐滿華麗，性格傲慢。菲母，簡稱陳。

江建仁：四十歲，某軍事研究單位中校軍官，主持一項與電腦有關之研究工作。精明剛直，簡稱仁。

胡志方：二十六歲，越南華僑，在國內某大學畢業，赴美留學，專攻電腦。個性堅強、體格健壯，簡稱方。

李美芝：二十一歲，華裔美人，紐約某大學學生，美麗活潑，個性開朗，簡稱芝。

洪宗白：四十六歲，中共派美訪問學者，電腦專家，思想穩健，機警明快，簡稱白。

藍肖萍：四十歲，中共派美新聞記者，個性狡詐，風流放蕩。簡稱萍。

毛學羣：五十歲，中共駐美幹部，陰險虛偽，深藏不露。簡稱羣。

時間

第一幕：某年夏天傍晚。

第二幕：二年後嚴冬。

第三幕：冬去春來，某天午後。

地點：

第一幕：臺北市某一棟日式平房庭院中。

第二幕：美國紐約一棟公寓。

第三幕：同第二幕。但因季節不同而盆景略異。

第一幕

人物出場順序：

孫魯軍、孫太太、孫臺彥、江建仁、陳太太、陳玉菲。

佈景：

一棟古老的日式平房，在臺上左側只見到二個大窗口和大門玄關，靠牆放着些日常用具，如掃帚、澆花水壺，庭院佔了主要空間，正面可隱約見到總統府高聳的屋頂和飄揚的國旗，右側是通往巷口的大院門，沉重厚實的雙扇紅漆大門，但略有斑剝的外表。院中有幾株花樹和幾盆盆景。幾把藤椅放在院中。

幕啓：

孫魯軍哼着平劇在修剪庭院中的花樹，夏天的夕照仍有餘熱。他不時揮着汗。然後坐在藤椅上，抽一支香煙，長長的吐一串煙圈。晚風輕吹，很快的將裊繞的煙圈吹散。

軍：（擦汗，吸煙。）太太，太太！到院子裏來涼快涼快嘛！

太：（穿着家常洋裝，趿着拖鞋，自窗口伸出上半身來，笑着。）唉，我要準備做晚飯，那有閒工夫和你聊天哪！

軍：（站起來走近窗口。）你看，太陽還沒落山哩！出來聊聊，有許多事也該商量商量，孩子們快出國了，我們還沒有準備呢！

太：（點點頭。）我去廚房先把電鍋開了，馬上就出來。

軍：（踱回藤椅旁坐下。）日子過得真快，轉眼三十多年，孩子也到了該成家立業的時候。怪不得這個夏天，我似乎老了許多，動一動就力不從心，腰酸背痛的。

太：（端着兩杯冰水，從玄關走下來。）你看，又在老呀老的，還沒有見孫子哪！來一杯冰水，保你精神好多了。（將一杯水給軍，另一杯放在花壇邊沿上。）

軍：（喝水，然後吸一口煙，將煙頭弄熄。）屋裏怪悶熱的，你該出來透透氣兒。

太：（笑着。）今天好像涼快些，你看樹梢兒都在動呢。

軍：（喝完水，將杯子放在花壇邊沿上。）臺彥出國的手續快辦好了，算日子在家頂多兩三個星期，他的衣服行李都整理得怎麼樣？

太：（笑着。）你放心吧！這些事都有我呢。倒是你爺兒倆該到幾個鄉親處走走，辭辭行，別讓人家說我們不懂禮貌。（說完，也坐下。）

軍：你說得是，等飛機票訂了，再去幾家走走。現在我們和美國沒有邦交，真不知道他們讓不讓臺彥去留學。

太：（懷疑的。）美國不會這樣不講理吧！

軍：（搖搖頭。）臺彥是有獎學金的留學生，應該沒有問題的！但這年頭兒世事多變化，等拿到護照簽證才算數。要是走不成，真讓人家笑話哪！

太：（點點頭。）說的也是！

軍：（忽然想起。）你娘家沒有什麼至親的長輩，要不要去呢？

太：（搖頭。）只有幾個堂表兄弟，都遠在南部鄉下，大熱天的，不去也罷！

軍：（望着太太，疑問的說。）雖說臺彥是有獎學金，但飛機票，路上用費，到紐約後總少不了有些特別開支，攏總也要上十萬新臺幣。我們手上的存款够不够？

太：（笑。）有啦、有啦！

軍：（沉重的。）還有，聽說我們這個社區要改建十層大廈，我們將來要分攤多少還沒有定，這筆大款子也得有着落。

太：（很有把握的。）船到橋頭自然直，現在操心還早哪！

軍：（不同意。）還早？現在政府辦事乾淨俐落，說不定年底就會定案哩！

太：（頗有心計的。）現在蓋房子都是分期付款。我們那個小攤位每個月總有兩三萬塊錢收入，今後臺彥出國了，開支也省一些，繳房款應該沒有問題。再說，我手上有幾個活會，如果需要的款子較多，就把會標到手，可以應應急。

軍：（放心的笑。）你是財政部長，一切聽你的！

太：（徵詢的口氣。）老頭子，說真格的，你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，該享享清福，生意不做也罷，把攤位頂出去，省吃儉用的，也能過得去。

軍：（搖搖頭。）現在還早哩，再做兩三年吧！我們又不能指望臺彥去接棒，只好做一年算一年。

太：（語重心長的。）臺彥也不小啦！他和那個叫陳玉菲的女朋友不知怎麼樣？如果先結婚再出國、說不定學成歸國的時候，有胖小子抱呢！

軍：（笑笑。）你呀，總是想抱孫子！現在年頭變了，由不得我們做父母的啦！我看他們感情不怎麼熱，臺彥總是冷冷淡淡的；再說，離出國也沒幾個星期，也不能馬馬虎虎的結婚。何況，女方是有錢人家，正要風光風光。就算他們願意，我們也籌不出一大筆聘金哩！

太：（精神一振。）老頭子，上個禮拜天在街上碰到陳太太，她暗示我不要聘金，還說，他們準備不少的嫁粧，有鑽戒、珠寶，還有美鈔呢！如果要洋房，他們也可送一棟哩！

軍：（略怒，站起。）太太，你看，你看！又小家子氣！我們雖然窮一點，但總不會拿兒子當作搖錢樹呀！這婚姻大事是不能勉

強的，眼前如果答應這門親事，你的兒子會受一輩子老婆氣。

太：（也站起。）呀！你就是窮骨頭硬，娶個有錢的媳婦有什麼不好？你沒聽人家說，某人的兒子考上了醫學院。好多富家小姐拿大把大把鈔票預約，七年之後，老婆有了，連私人醫院都賠嫁過來了哩！

軍：（生氣。）哼！真是財迷心竅！

太：（越說越起勁。）說你不信，我們常去看病的長生醫院，就是如假包換的例子。人家林大夫……

（門鈴響。）

太：（喜笑的轉移話題。）不說算啦！說不定是台彥回來了，我去開門。（走向大門，開門。）

（孫台彥拿着一個大信封，喜孜孜的進來。）

彥：（高興的揚一揚手中的信封。）爸，媽！一切手續都辦好，現在只等訂機票了。

軍：（座下，並將一杯水給彥。）台彥，坐下慢慢說，喝杯冰水吧！

彥：（坐下喝水。）這水不冰。

太：（想去拿冰水。）我給你去拿冰的。

彥：（阻止。）媽，您別忙，我不渴。您也坐下，馬上就要走啦，難得大家在一起聊聊。我還有好多話想說呢。

太：（坐。）這幾天可把你忙壞啦！

軍：（向彥）幾時走？

彥：（想一想。）我初步和旅行社接洽了一下，現在是出國旺季，機票不好訂。恐怕要在七月中，至遲七月底，趕開學沒問題。

軍：（點點頭。）算算也沒有多少日子，把事情弄妥當，我要帶你去幾位伯伯家辭行，然後好好休息幾天，由你媽媽弄些好菜補一補，出國以後，實實在在的去進修，讀個博士回來。

彥：（笑，有信心的。）爸，媽！您們放心！我不會讓您們失望的！說真的，這幾天，我的同學好友都要爲我餞行，再補恐怕新做的衣服就穿不得啦！還是清淡些好，最好是豆腐、仙草和愛玉冰，在國外恐怕不容易經常吃得到。

太：（看看天色。）喲！時間不早啦！我這就去做晚飯，你們爺兒倆好好聊聊。（轉身走進玄關。）

軍：（十分感慨的。）台彥，我們在這兒也快十多年了。想當年從南部你外婆鄉下來到臺北，好像是昨天的事。你在這兒上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又讀研究所，受到最好的教育。你自己也爭氣，如今申請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，可以說是一帆風順。但別忘了我們家就和我們的國一樣，歷經了許多艱難困苦，才有這個局面。

彥：（尊敬的。）爸，我知道！我總忘不了您和媽起早摸夜的做小生意，養家養我。我也記得當年坐在小椅子上，就着小攤子的電石燈做功課的情景。爸！我永遠忘不了您和媽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要好好報答您們！

軍：（滿意的。）好孩子，我們爲人父母的不是指望子女的報答，而是覺得完成了我們的責任，也對得起國家。我當年一個人赤手空拳隨政府轉進來臺，然後從上士班長的職位上退伍。拿了一點退伍金做小生意，很幸運的和你媽相識，結婚成家，然後生下你，總算這些年掙下這棟日式房子和市場裏的一個攤位。目前生活是不成問題。只是，孩子，你現在是高級知識份子，可別忘記我們曾經貧窮過，出身寒微並不可恥，只要正正當當的做人，實實在在的做學問，就會出人頭地。

彥：（堅定的。）爸！您放心，我會的！（站起來。）

軍：（站起來，指着牆頭遠處的總統府和飄揚的國旗，莊嚴的說。）台彥！你看，那兒是總統府，上面飄揚着美麗的國旗，爸爸當年在軍中曾爲她流過血。我們巷口的大街上，曾經無數次的行進着接受校閱的國軍官兵。（得意的笑。）三十年前爸爸也參加過一次。也曾經有過幾十萬個青年學生們的歡呼。（笑着指彥。）你也經常參加過遊行的，是不是？還有，這幾年，爲了愛護國家，表示我們全體國民的團結，元旦舉行十幾萬人的升旗典禮，我們都參加過。這都是鮮明而永遠難忘的事實，你到了國外更要牢牢的記住。

彥：（感動的。）是，爸！

（太自窗口伸出上半身來。）

太：（笑。）喂！老班長又在訓話啦！

軍：（也笑。）我是跟兒子講古，不是訓話！

彥：（也笑。）媽，爸說的才有意思呢！您要不要聽？

太：（把鍋鏟一揚。）我要炒菜呢！（自窗口退入室內。）

軍：還有，你這次到美國天天和外國人在一起，一定要有大國民的風度，想當年我在部隊裏也見過美軍顧問，好的不用說，有些

自以為高人一等的，簡直是目中無人，洋氣真不好受。

彥：這些請您放心，我會好好應付的。

軍：（忽然想到。）對啦！自從美國和我們斷交後，大陸上也派了許多人到美國去留學，也許你們會見面。千萬得當心他們的虛言假語，他們都是稿統戰的。你是第一次面對這些共產黨，想當年爸是和他們刀對刀槍對槍的拚過死活的，我最了解他們的。

彥：（委婉的。）爸，我們出國訓練時，教官已經告訴我們如何去對付他們，再說，他們也不全是壞東西。

軍：（愕然的。）哦；不管怎麼樣，千萬要小心！

彥：（點頭。）是的，爸爸！（猛然想起。）聽說有許多人 and 大陸親人連絡上了，我們有那些親人在大陸？

軍：（有些意外。）哦！這、這……我想不會有什麼親人還活在世上。千萬別找麻煩，你只管好好讀書。

彥：（默然。）……

軍：（轉移話題。）對啦！剛才你媽媽提到你和陳小姐的事，怎麼樣？

彥：（想一想。）「嗯！還是普通朋友！」

軍：（笑。）孩子，我看不是普通朋友吧！陳媽媽在你媽面前談過你們的婚事呢！

彥：（也笑。）爸！我不騙您，我和玉菲的感情似乎有些微妙的隔閡。我們對前途的觀點不一致，對生活的方式也不相同。也許，我這一次出國，會考驗我們間的感情，如果的確有緣份，就讓時間去協調吧！

軍：（點點頭。）也好，如果她真心愛你，她會等的！只是，你別為這事打擾你的進修。這是爸媽幫不上忙的。

彥：（肯定的。）是，您放心！

（門鈴響，彥去開門，江建仁穿着陸軍中校制服上。）

彥：（欣喜的與仁握手。）江中校，好久不見！

仁：（熱忱的。）台彥，聽說你要出國深造，特地來看看你。

彥：（向軍介紹。）爸這位是江中校，是我當預官時的長官。

軍：（與仁握手。）江中校，不敢當！

仁：（尊敬的。）孫伯伯，幸會，幸會！

軍：江中校請到屋裏坐！

彥：爸，院子裏涼快些，還是在這兒坐吧！

仁：（點頭。）好，這兒有花有樹，在臺北鬧市，的確是住家的好地方。

軍：（謙虛的。）我去給江中校倒杯果汁來！

彥：（攔住軍。）爸，我去！（連忙入內。）

軍：江中校，台彥時常向我提到你，有學問又和氣！

仁：您誇獎！我和台彥志同道合，他是我的得力幫手，自從他退伍以後，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助手呢！

（彥端着三杯果汁出來。）

彥：（給果汁軍，仁。）江中校請坐！

軍：（取果汁。）你們談談，我不打擾你們！

仁：（取果汁。）孫伯伯請便！

（軍入內，仁、彥分別坐下。）

彥：組內各位同志都好嗎！

仁：（笑。）都好，都好！他們都要我問候你。還有，大家共同買了一對金筆，祝賀你鵬程萬里！（自懷中取出一盒對筆交給彥

。）

彥：（接筆。）謝謝，謝謝！真不敢當！（將筆放入袋內。）

仁：（飲果汁，誠摯的。）台彥，你在電腦研究工作上有極大的潛力，此次出國進修，一定會更上層樓。我們過去合作時所遭遇的困難，當然會迎刃而解。等你學成歸國以後，如果能應聘回到組裏來，那最好不過。或者，我們的研究成果會移轉民間，由民間企業發揚光大，仍然可以做國防科學的後盾。到時，你也可參加研究發展的工作，把你所學貢獻給國家。

彥：（欣喜而誠懇的。）謝謝江中校的好意，我一定會照你的指示去進修，只要在技術上有所突破，絕不會辜負你的期望。我這次出去，總得兩三年才能告一段落，希望我們研究的方針大致相同，多多連繫，殊途同歸，才不會發生偏差。這樣才能再度

合作，共同達成預定的目標。

仁：（緊握彥的手。）我就是這個意思，這也是我來看你的主要目的！

彥：（接過仁的杯子。）希望你也有機會出國公差，順便到我的學校參觀，看看實驗室的設備，了解一些新的研究計畫，好好充實我們國內的研究工作。

仁：（站起來走一走。）我們組裏經常有新的研究人員加入陣營，也經常派人出國進修，所以對電子的新發展趨勢相當了解。至於我本人，可能出去訪問組裏的進修人員，順便採購一些設備和材料。回來後即可着手進行下一系列的新研究計畫。

彥：（也跟着站起來。）我已經退伍了，不方便深入了解組裏的新研究計畫。只要組裏需要我，或者要我蒐集新的技術資料，我都樂意去盡力而為。

仁：好，好！我就是希望如此。你好比我們組裏伸出去的一支觸角，有什麼新的資料都反應回來。至於如何決定取捨，全由你去處理。好在你在組裏服務兩年，對我們的大方向有所了解，不致差異太大。

彥：就按照這個大原則去進行吧！有什麼問題，隨時寫信和你連繫。

仁：（拍拍彥的肩膀。）那就一言為定！

彥：（點點頭。）一言為定！

仁：（猛然想起。）哦！差一點忘了問你什麼時候走？

彥：（笑笑。）還沒有決定，機票還沒有訂好，逢到出國潮，由不得我自己。

仁：（誠懇的。）如果你抽得出半天時間，希望你能回組裏來一趟。我們大夥兒要和你喝一杯。記得那一家小湖南館子嗎？黃老闆的小女兒對你可多情哩！昨天還向我打聽你是否退伍了，怎麼好多天沒見你呢！

彥：（不好意思的笑。）你又開玩笑笑了！

仁：（也笑。）台彥，不是開玩笑哦！我們每一次去那兒吃飯，她都特別留意你，有意無意的和你瞎扯。每一道菜都加味得很呢！昨天，我們又去吃飯，就是因為沒有你在一起，連他們最拿手的豆瓣魚都不辣呢！

彥：（也笑。）真的？我當時怎麼沒體會到？如果我有時間，一定回組裏拜訪各位好朋友，向大家辭行，順便再去湖南館吃一頓特別辣的豆瓣魚！

仁：（大笑。）好，好！一定得去，一定得去！

彥：（肯定的。）一定，一定！等時間確定了，打電話給你們。

仁：（忽然想起。）台彥，我好像見過你的女朋友，好漂亮的小姐呀！

彥：（並不熟絡的。）談不上怎麼要好，普普通通！

仁：她叫什麼？那兒畢業的？做事了沒有？

彥：她叫陳玉菲，商專畢業的，家裏很有錢，不在乎她做不做事。

仁：她不想出國進修？

彥：當然想呀，可惜程度太差，托福考不及格，只好望洋興歎！

仁：托福不難嘛！到處是托福補習班，有的是考古題，還有五百五十分保證班，交錢就成！

彥：（搖搖頭。）別信補習班的宣傳，考起來並不容易。何況美國對我們這兒的補習惡風早已清楚，所以採取的防範措施也特別嚴，標準也提高不少，沒有真才實學，瞎碰是沒有用的。

仁：你能申請到獎學金，托福的成績一定相當好。

彥：（謙虛的。）那裏，那裏，也不過六百多一點。

仁：（豎起大拇指。）高，高！

彥：謝謝你的誇獎！

仁：（語重心長的。）現在中共也有許多學者專家和留學生在美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裏，你這次出國進修，可以說是站在第一線和中共短兵相接。你除了進修以外，還要慎防共匪那一套統戰陰謀，這次任務是非常艱鉅，也是非常有意義的。

彥：（誠摯的。）我知道，剛才家父也這樣教訓我！

仁：雖然面對狡猾的敵人，只要我們堅定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原則，就不怕他們的陰謀詭計。除此以外，我們也正好趁這樣的機會，去了解對方的科學水準，尤其電子和電腦方面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戰百勝！

彥：（有信心的。）我在服役期間，就懂得這方面的道理。一點點心得也都是各級長官教導的。我也深深的明瞭和他們面對面爭真理辯是非，必須智勇兼備。幸好我們自由祖國各方面的繁榮和進步，以及實行民主憲政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。這樣一來，

我的言論立場是真實具體的，而中共那些所謂學者專家，憑空捏造什麼社會主義如何美好，四個現代化如何有前途，毫無事實作基礎，謊言是不攻自破的。

仁：（點頭。）你說的很對！出國的時候多帶些自由祖國建設成果資料，和人民自由幸福的照片，可以作爲你的有力證據。

彥：（有把握的。）我已經準備了許多有關資料，有些相片是我參加青年自強活動所拍攝的，還有以前學生生活相片，都是真實的寫照。既可以慰我客地相思，更可以給中共那批人看。只要是有理性的人，看到這些相片和資料，一定會在他們心中埋下一粒自由種子，說不定，有朝一日春雷動，就會發芽、開花和結果。

仁：（讚許的。）台彥，真看不出你是一個搞科學的留學生，簡直是外交鬥士嘛！

彥：（笑。）我只是想成爲一個國民外交鬥士！

仁：好一個國民外交鬥士！

彥：謝謝江中校的誇獎！

（軍又自玄關走上。）

軍：（熱忱的。）江中校，今晚就在舍下吃個便飯，好嗎？

仁：（笑。）孫伯伯！謝謝你！今晚有個朋友結婚，我必須參加他的婚禮。（看錶。）啊！快五點多啦，我該走囉！我還要擔任總招待哩！

彥：（與仁握手。）既然你有重要的應酬，我們就不留你啦！過兩天我們在組裏見。

仁：（握手。）我先預祝你鵬程萬里，一路順風。別忘了去湖南吃豆瓣「美人魚」啊！

軍：（莫名其妙。）什麼是豆瓣「美人魚」？

彥：（不好意思的笑。）爸，這是在服役時的玩笑話。

仁：（也笑。）對，說着好玩的！孫伯伯，台彥，再見！

軍：（齊聲。）再見！

（仁自大門出。）

軍：台彥，江中校真是個好長官，還特地來爲你送行。

彥：（拿出對筆。）爸，您看，他們大家還送禮物來呢！

軍：（笑。）太客氣啦！好好收着，出國後好好用它！

彥：是！（將筆裝入懷中。）

（門鈴響，彥去開門。）

（門啓，陳太太和陳玉菲帶着一份禮物進來。母女倆都打扮得十分艷麗。）

彥：（笑着說。）陳伯母，玉菲，歡迎，歡迎！

軍：（也笑。）啊！貴客光臨寒舍，歡迎，歡迎！

陳：（和非一起向軍點頭。）孫先生，好久不見！

非：孫伯伯，您好！（將禮物交給彥。）

軍：請到屋裏坐！

陳：（環視四週。）這個小庭院真不錯！還涼快呢！

彥：（會意的。）陳伯母，玉菲，在院中坐好不好？

非：（看花。）好呀！一面聊天，一面賞花，蠻有情調呢！

陳：是呀！今年夏天怪熱的，成天躲在有冷氣的房子裏，怪悶人的，在院子裏坐最好啦！清清爽爽的！

軍：（有些不自在的。）真不好意思，讓客人在院子裏坐，失禮，失禮！

（陳和非坐下，軍仍站着。）

彥：（帶着禮物邊說邊進入玄關。）主隨客便，我去拿果汁。

軍：兩位太客氣啦，還帶禮物來。

陳：一點小意思，倒是我們玉菲花了不少時間去挑選的，好不容易才買到中意的呢！這年頭，臺灣貨沒有什麼好的，這是真正的

日本貨！

非：（阻止的。）媽！別這樣子嘛！

軍：（尷尬的。）謝謝，謝謝！

非：孫伯伯，我媽就是愛用日本貨，其實國內也有好產品，否則如何能外銷呢？

軍：（冷冷的。）是呀！我有個朋友去香港觀光，買回一大堆東西，仔細一看，幾乎一半是Made in Taiwan哩！

陳：有些東西是冒牌貨，我們買的是如假包換。

非：（不是滋味的。）媽，別再說了嘛！

陳：好，不說，不說！

（彥用盤子端果汁出來，分送陳、非和軍，自己也取一杯，然後放好盤子。）

彥：（不明白的問。）什麼如假包換哪？

軍：（冷笑的。）孫太太送你的禮物！

彥：（覺得氣氛不對。）陳伯母：謝謝您的禮物！

陳：（指非。）你該謝謝玉菲。

彥：（笑着向非。）謝謝你，玉菲！

非：（笑着。）不謝！希望你喜歡！

彥：你挑選的禮物一定不錯，我一定喜歡的。

（大家喝果汁，空氣十分沉悶。）

陳：（毫無笑容的。）台彥，你這一次出國，事先我一點都不曉得，不是玉菲說要買禮物送你，我真被蒙在鼓內。你不覺得不對嗎？

彥：（爲難的望望非，再向陳。）陳伯母，出國是早就計畫好的，玉菲也知道。只是最近才得到一個學校的獎學金，才匆匆忙忙的決定的。出國手續沒有辦好之前，實在不便老早嚷嚷的。到那時走不成，多難爲情呀！

陳：爲什麼走不成？

彥：沒有獎學金，經濟上負擔不起！

陳：獎學金有什麼了不起，幾千塊美金，小意思！

軍：（不失老兵本色。）孫太太，在你們眼中，幾千塊美金自然不算什麼，我們台彥有本事申請到獎學金，每一分美金都是珍貴

的。

非：（覺得氣氛不對。）媽，我們在家裏說好的，不要這樣子嘛！

彥：（向軍。）爸，您去請媽出來陪陪陳伯母。

軍：（點頭，入內。）好，我去！

彥：（向陳陪笑。）陳伯母，我爸爸本意是不錯的，只是他脾氣耿直些，請陳伯母原諒！

陳：（態度稍好轉。）台彥，你和玉菲認識也快三年啦！我陳伯母也不把你當外人，你有困難不找我還找誰？

彥：現在沒有困難哪！

陳：我是指你出國的費用呀！

彥：陳伯母，美國學校肯給我獎學金，不拿白不拿。再說，也可以節省國家的外匯呀！

非：（向陳示意。）媽，您要幫助台彥，方法很多，何況他有獎學金，錦上添花，皆大歡喜！

（太自玄關走上，軍也隨後出來。）

太：（故意調和氣氛。）什麼皆大歡喜呀！孩子們大啦，我們做父母的也不能管得太多，由他們自己去打天下，陳太太，你說是不是？！

陳：（笑着。）孫太太，你說那兒的話！有些事大人還是要管的。譬如，孩子們的婚姻大事，做父母的豈能撒手不管？

太：（故意提起。）喲！那一天在街上你跟我說的那些話，原來是說給我們台彥聽的！可惜，我一回到家，事情一忙，就把那些事給忘啦！唉，人老啦，總是丟三落四的。真是辜負你的好意！

陳：（有些意外。）哦！孫太太真是貴人多忘事。說真格的，按規矩，應該由你們男方到女方來提親。既然你把這麼重要的事都給忘啦！我們母女只好老着脸到府上求親，誰教我們這個傻姑娘死心蹋地愛上你們家的台彥呢？

非：（略微不好意思。）媽，您說得多難聽嘛！

陳：孩子，現在沒有外人。再不說，煮熟的鴨子就要飛啦！趕明日，人家上了飛機，你連到中正機場送行的份兒都沒有，那時候，我們陳家可丟不起這個人！

太：（陪着笑臉。）陳太太，你言重啦！

彥：（也笑着。）陳伯母，玉菲和我雖然交往快三年，還沒有到論及婚嫁的時候，如果我們真的有緣份，正好趁這一次的分別考驗考驗。玉菲，你說是不是？

非：（左右爲難。）台彥！

軍：（忍不住插嘴。）陳太太，台彥說的不錯，只要有緣份，離開得再久，隔得再遠，也分不開一對真心相愛的人。我是知子莫若父，我們台彥是個專情的人，他這次出國留學，絕對不會三心二意，只要一拿到學位，就會回國服務。到那時候，再談婚事也不遲。

太：（也幫腔的說。）是呀！兩三年轉眼就過去了，何必急在一時呢？

陳：（仍不相信的。）聽說美國還沒有結婚的中國小姐多得數不清，一個個碩士博士，又有綠卡或公民，那些新來乍到的留學生，有幾個能不拜倒在石榴裙下的？一旦結了婚，綠卡到了手，找工作就不成問題，誰還願意回國服務？到那時候，我們玉菲不就等成了老小姐？

非：（仍爲難的。）媽，別這樣說嘛！台彥不是那種人！

彥：（頗獲我心的。）是呀！玉菲最了解我啦！

陳：我的意思是讓他們先到法院公證結婚，把名份訂了。然後台彥出國。過些時候，我們玉菲就可以留學生眷屬身份辦依親手續，到美國正式完婚，好好風光一番。從此在美國成家立業，我們也慢慢將資產轉移出去，台彥可以管理這份大家當，我們二老下半輩子也有依靠！

軍：（似有不悅。）陳太太，別忘了孫台彥是我們孫家的兒子！

彥：（頗爲難的。）爸！

非：（也爲難的。）媽！

陳：（仍意猶未盡。）孫先生，你也別忘了，女婿是半子，我們只有一個女兒，不靠女婿還靠誰？

太：（怕成僵局。）陳太太，這件事還要慢慢商量。如果我們做父母的不參加意見，我們台彥也贊成過幾年再說。何況，台彥馬上就要出國，還有好多事要辦，實在不能馬上結婚，即使是形式上的也不妥當。我想，你們陳家在臺北是有頭有臉的，這樣馬馬虎虎的嫁女兒，張揚出去對你們不好看！我們孫家是小門小戶，沒有什麼怕丟人的！

軍：（也冷言冷語的。）對，我們孫家是小門小戶，恐怕高攀不上！

彥：（不知所措的。）爸，媽！何苦說這些話？

陳：（怒氣漸一發不可收拾。）孫台彥，你怎麼說！

非：（拉住陳的手。）媽！不要嘛！不要這樣好不好？

彥：（望望大家。）我，我……

陳：（走近彥。）台彥，你說，你說！

軍：（注視彥。）台彥，這是你的終身大事，你可得慎重考慮！

彥：（仍囁嚅的。）我，我……

非：（深情的。）台彥！

太：（慈祥的。）孩子，你該記得我曾經對你說過，當年你爸爸和媽媽是怎麼結婚的！記不記得？不能太隨便。

彥：（點頭。）媽！

陳：（更逼近彥。）台彥，今天你一定要說清楚，是男子漢大丈夫，拿出勇氣來！

非：（拉住彥的手。）台彥，我一切都聽你的！

軍：（齊聲。）台彥！

陳：（齊聲。）台彥！

彥：（把雙手張開，大聲的。）好，好！我說，我說！請大家尊重我的意見。

衆人：（齊聲。）好，好！

彥：（鄭重的。）我和玉非年紀還輕，現在不是談論婚嫁的時候，等我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說！

軍：（同時鬆了口氣。）哦！

非：（有些意外，但頗爲難的。）台彥，我會等你！

陳：（氣極的。）傻孩子！我們走！（強拉非衝出大門。）

（軍、太和彥相對愕然。）

(幕落)

第二幕

人物出場順序：

孫台彥、胡志方、李美芝、洪宗白、藍肖萍、毛學羣。

佈景：

位於美國紐約大學區附近的一棟六樓公寓，整個客廳色彩很鮮明，充滿青年學生的氣氛。正面是一大片玻璃窗，可以遠映林立的高樓大廈，具有特色的帝國大廈也可隱約看見。窗戶左手旁邊是大門。左側前端是臥室房門，稍後是浴廁的門，靠中間牆邊放着一台錄音機和一些國語歌曲音樂帶相片簿等。還有一大堆中央日報、光華雜誌等等，右側前端和後端是兩個臥房門，中間是一扇活動式可以向裏向外開啓的門，裏面是廚房。正中稍前方是一隻小咖啡桌子，後面是一套半圓形的大沙發，可以坐五六個人。小几上有電話。沙發背後有一片可供活動的空間和通道。牆上掛着些新潮圖畫，天花板和靠邊位置或吊或擺着幾盆冬季性花草。

幕啓：

孫台彥坐在沙發上看中央日報，錄音機正放着鄧麗君的歌曲，窗外正飄着雪花、天氣陰沉正顯出暴風雪可能侵襲美國東北部。室內中央調節的暖氣系統，使室溫非常宜人，與室外的酷寒形成對比，時間是早晨，正是準備上學的時候。

方：(抱着書本和厚毛外衣，自右側前端臥房上。)老孫，今天沒有課？

彥：(放下報紙。)下午要去實驗室，上午在家裏整理一些資料就成了，你幾點的課？

方：(走近彥。)本來沒有課的，我想去圖書館查些參考資料，有一批新期刊到了。順便把這幾本書還了。

彥：(拍拍沙發。)何必那麼匆忙呢！坐下來聊聊，外面又下雪了，怪冷的哩！

方：(放下書和外衣，坐下。)今年風雪特別多，比往年好像大不同。有些地方的最低氣溫打破以往數十年的紀錄。這個冬天的確冷！

彥：(笑。)我們兩人都是從亞熱帶地方來的，真有些過不慣風雪寒多的生活。好在這是來美國的第三個冬天，慢慢的適應了。

方：你在臺灣讀了研究所，又當了兩年預官，我在臺灣一畢業就來美國，轉眼是第七個年頭，早就習慣囉！

彥：你們是僑生，在國內免了服兵役的義務。聽說你們在越南又是外國僑民的身份，也不要當兵，對不對？

方：這不是每個華僑都如此，要看是拿什麼護照，我因為是拿我們中華民國的護照，所以在越南沒有資格當兵。否則，早就成了越南戰爭的砲灰呢！

彥：（輕嘆。）我真想不透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爲什麼送到越南當砲灰。如果真是仗義維護世界和平，就應該竭盡全力拿出所有力量去打贏這場戰爭。

方：（悲痛的。）還不是上了共產黨的當！

彥：（抱歉的。）老胡，我不該提起這段沉痛的往事！

方：（站起來走着。）自從越南淪陷以後，我的父母弟妹就成了難民，幸好沒有盲目的向海上逃亡。否則早成了海上亡魂！

彥：（也站起來，堅定的。）這也不一定，有多少越南難民逃出虎口，安抵自由地區。我在國內參加青年自強活動，就到澎湖參觀過越南難民接待站。他們都帶着絕處逢生的笑容，策劃今後的生活計劃。有的來到美國投靠親友，有的就在自由中國重創家園。當然，不幸的人也不少，在海上成了葬身異地的冤魂。讀了南海血書的人，沒有不流淚的！

方：如果不是家園淪落，我也不致於來美七年還沒有完成博士學位，爲了生活，一半時間都得打工。還是你幸運，來美還不到三年，就通過博士資格考試，現在只等論文弄好，通過口試就是電腦工程的哲學博士了。

彥：（安慰的。）老胡，你也差不多啦，只差論文這一關吧？加油，加油！

方：（感激的。）老孫，這兩年，你對我的幫助不少，真得謝謝你！

彥：（拍方肩膀。）說那兒的話，我們兩度同學，真是前世修來。親兄弟也不過這樣。

方：我還是要謝謝你！

彥：（猛然想到。）中央日報曾報導過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出面援救越南災胞，你爲什麼不向救總試一試？

方：（極有希望的。）上個月我去了一封信給救總，希望有一線希望。

彥：對，一定有望！祝你好運！

方：（拾起書本和外衣。）我得走啦！下午有空再談！

(李美芝自右側後端房門走上。)

芝：(開玩笑的。)老胡，怎麼怕見到我就要走啦！

方：(也笑着。)美芝，妳的美式國語有語病，我爲什麼怕妳？當心老孫吃醋哩！

彥：(不好意思。)老胡，別胡說！

芝：(大方的。)姓胡的說話就是胡說，對不對？

方：(不好意思的笑。)美芝，你這樣說才是胡說！

芝：(熱誠的。)老胡別走嘛，我去弄幾杯咖啡，大家談談。(走進右側中間廚房門內。)

方：(又把書本外衣一丟，坐下。)盛情難却。

彥：美芝是一個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女孩子，美麗大方，沒有城府，我和她沒有什麼，她是我實驗室半工半讀的助手而已！

方：(笑。)老孫，我看美芝對你却是一往情深哦！

彥：(也笑。)我在臺灣有女朋友。

方：(覺得意外。)她怎麼沒有出來進修？

彥：(爲難的。)她怕讀書太苦。

方：你應當把你女朋友的相片擺在床頭，這樣美芝就會死心了。

彥：現在這樣也好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只要保持距離，何必擺張女朋友的相片，讓人家傷心呢？

方：(笑。)老孫，你這樣做，就有點孫悟空七十二變，居心難測囉！

彥：(不好意思。)老胡，這更是胡說！

(芝端出三杯咖啡，放在桌上，坐在彥身旁。)又是胡說，我看老胡改個姓好了。

方：「喝咖啡，幾乎笑得洒了咖啡。」我的小姐，男人怎麼能隨便改姓呢？只有你們女孩子一結了婚就改姓先生的姓。

芝：(喝咖啡。)我聽說我們中國女孩子結婚以後，可以不姓先生的姓，是不是，台彥！

彥：(喝了一口咖啡。)那也不一定，不是不姓先生的姓，而是可以不冠夫姓。

芝：什麼是冠夫姓！

彥：冠夫姓就是在女人的姓名上加上丈夫的姓。

方：（放下咖啡杯。）美芝，如果妳和老孫結婚，就叫孫李美芝，這就是冠夫姓。如果不冠夫姓，仍可以叫李美芝，但是人家仍要稱呼你孫太太。

彥：（不好意思。）老胡，你又在胡說！別叫美芝生氣。

芝：（多情的笑。）他胡說，我不生氣。

彥：（催方走。）時間不早啦，老胡，你該走啦！

方：（取書本和外衣。）走，走，走！我不做電燈泡！

芝：（不知所到的。）你不做電燈泡？是什麼意思？

彥：美芝，別聽他胡說！

方：（吹着口哨。）美芝，你問老孫吧！我走囉。（從大門下。）

芝：台彥，老胡的話是什麼意思？

彥：（站起來笑着。）這是一句玩笑話，很難解釋。

芝：（一面收拾杯子，一面問。）你說，我會懂的。

彥：我也不知道爲什麼，在臺灣青年人中很流行這句話。（芝將咖啡杯送至廚房，馬上出來。）好比這樣吧，你和我好朋友，而不顧也不方便在我們中間打攪，所以不做電燈泡。

芝：（另有新解釋的。）我知道，男女朋友喜歡在黑暗裏談情說愛，如果有電燈泡就沒有情調囉！

彥：（頗覺新鮮有趣。）對，這一解釋很有意思，美芝，你真聰明。

芝：（握住彥的手。）現在沒有電燈泡。

彥：（若即若離的。）現在還是早晨，美芝，妳不去學校？

芝：（頓覺沒趣。）下午我跟你一道兒去實驗室。（走近錄音機，另換一面錄音機。）

彥：也好！我回房裏把資料整理一下，去實驗室後馬上就可以動手做實驗。

芝：（仍多情的。）我做午餐，你專心整理資料吧！

彥：謝謝妳，美芝！（走進右側前端臥房內。）

（芝自左側後端浴室內拿一小澆花水壺，爲各花草盆景澆水。當芝走至右側後端時，在左後方的大門開啓。）

（洪宗白、藍肖萍、毛學羣分別提着箱子提包依序走進來。）

白：（放下箱子，大聲。）請問這是六〇三室吧？

芝：（轉過身來。）是的，你們找誰？（放下澆水壺。）

白：我租了這裏的一間房子，房東給了我鑰匙。（揚一揚手中的鑰匙。）

芝：（懷疑的問。）你們三個人租的？可是，我們必有三個人呢！

萍：（放下行李，走近芝。）這位小姐別誤會，我們只租一間房子！（邊說邊脫外衣。）

芝：（更懷疑。）你們三個人住一間臥房！

萍：（笑。）妳不會是中國人吧！怎麼越說越說不清？

芝：（也笑。）我當然是中國人！

羣：（脫外衣，走上前。）妳大概就是李美芝小姐吧？

芝：（意外的。）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名？

羣：（冷冷的。）我們當然會知道！

白：（脫外衣，和藹的對芝說。）李小姐，只有我一個人住這兒，他是我的領導毛專員。（指着羣。）她是新華社的新聞記者藍

小姐。（指着萍。）我姓洪，是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。

芝：（恍然大悟。）你們是中國共產黨？姓毛的，姓藍的和姓紅的都到齊了。真怪，還有姓紅色的紅！

白：（不好意思。）李小姐，是洪水的洪，不是紅色的紅。

芝：（更不解的。）當然是紅水的紅。紅墨水的紅，就是紅色的紅呀！

萍：（又氣又好笑。）妳認識中國字嗎？

芝：（肯定的。）當然認識中國字，不多，不多。

萍：（好笑。）那就好，他是姓三點水一個共字的洪。

芝：（高興的拍手。）我認識這個字，是洪水猛獸的洪。

白：（尷尬的笑。）是洪水猛獸的洪！請問那間房是空的？

芝：（指左側前端房。）就是這一間。

（白開房門，萍與羣也過來看看。順便把箱子提包和外衣帶進去，三人齊下。）

芝：（調皮的自言自語。）怪不得共產黨是洪水猛獸！

彥：（自右側前端房走出，好奇的問。）美芝，是誰來啦？

芝：（走近彥。）中國共產黨打進來啦！

彥：（奇怪的。）妳這是什麼話？

芝：（指左房。）有三個中國大陸來的人租這個房子。

彥：（有些意外，但不退縮的。）怕他們幹嗎？！我們早就有準備啦！我只就心人多了爭浴室廁所，怪麻煩的！

芝：（笑。）別緊張，只一個男的住在這兒！

彥：（鬆了一口氣。）那就好！我們三對一，更不怕他！

（大門又開了，方高興的跳着進來。）

方：（大聲。）我好高興，救總回信了！救總回信了！

芝：（詫異的。）誰是祖宗？老胡的祖宗？

彥：（笑着。）美芝，不是老胡的祖宗！是中華民國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。

芝：（點頭。）我知道，中央日報常提到救總。它很了不起，救了一千三百六十多萬人呢！

彥：（向方。）老胡，信上怎麼說！

方：（興奮的。）救總寄來一份調查表，要我填好了我父母弟妹的人事資料，原住地址等，就可設法請國際紅十字總會設法把他們救到泰國，然後就可接到臺灣。

彥：（也欣喜的。）那就快點填好寄回救總，如果一切順利，說不定明年春天就可以平安出來了。

方：（盼望的。）我已經有七年沒有看見他們啦！好想念他們啊！

芝：（不太相信。）越南共產黨肯讓你的父母弟妹出來？

方：（很有把握似的。）有錢能使鬼推磨。多花錢呀！

芝：（更不相信。）在共產黨統治下，誰會有那麼多錢？

彥：（安慰的。）也許有例外，我就聽說從越南救出了許多人，由中華航空公司派包機把他們接到臺灣去！

芝：（似乎記起。）對！中央日報曾經報導過。

方：（走向報紙堆。）美芝，是那一天的報紙？

芝：（兩手一攤。）好久了，我記不得，反正有這回事。

彥：那沒有錯，美芝看報既仔細，又記得清楚，你就相信她吧！

方：（走向芝。）美芝，謝謝你！

芝：（高興而俏皮的。）我不會胡說的！

（左側房門開啓，白、萍和羣依次上。）

方：（大出意外。）他們是那裏來的？

芝：（故意的。）哼！他們是中國大陸來的共產黨！

（白、萍和羣向方和彥故意示親善、想和他們兩人握手。）

方：（有點忿怒。）他們是共產黨？（不肯伸手。）

彥：（已有心理準備。）有什麼關係？（分別和他們握手。）

羣：（和彥握手。）我是毛學羣，你大概就是從臺灣來的孫台彥先生吧！快拿博士了？

彥：（也詫異的。）你怎麼知道我？

羣：（神祕的。）我們要來這裏，當然要明瞭情況。

萍：（和彥握手。）我是新華社記者藍肖萍。以後有什麼重要消息，我為你服務。

彥：（笑。）你們消息真靈通，原來有記者呀！

白：（和彥握手。）我是洪宗白，到紐約大學的訪問學者，我們是同行，而且以後住在這裏，請多多指教。

彥：（稍有好感。）啲！這棟房子最好裝一臺電腦終端機。

方：（仍不願和大家握手。）我是胡志方。

羣：久仰，久仰！不知你和貴國偉大人領袖胡志明是什麼關係？

方：（怒。）他是什麼東西？照你的說法，你應該是毛澤東的兒子啲！她（指萍。）該是藍蘋的私生女了！

彥：（故意輕鬆。）老胡，別這樣嘛，你不要搞錯了，毛澤東的兒子早就死光了，江青的私生女兒也不姓藍。

（羣、萍和白十分尷尬的相互望望。）

羣：（淡淡的。）洪同志，看來以後的矛盾和鬥爭將是十分艱苦長遠的！

萍：（故意輕鬆。）啲！好像是小鄧的歌嘛！（走向錄音機，）真好聽！哇！還有中央日報和光華雜誌哩！小洪，這樣你的參考

資料就非常多了，當心慢性中毒！

羣：（冷冷的。）從明天起，替洪同志訂一份人民日報和紅旗月刊來。

萍：是，領導！

方：（冷哼！）先從文化鬥爭開始！

彥：（向芝。）美芝，我們再去訂一份世界日報和中央月刊。還要多買些姜成濤鄧麗君鳳飛飛和費玉清的歌來！

芝：是，遵命！

白：（有點左右為難。）各位請別誤會，我是學科學的，對政治沒有興趣！

羣：（冷酷的。）洪同志，別忘了四個堅持！

白：（自知失言。）是，領導！

芝：什麼是四個堅持？

萍：李小姐，這是我們鄧小平同志所提示的：社會主義道路、無產階級專政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領導四項原則，我們必

須無條件的服從它！

方：（向芝表示不悅。）美芝，妳別管他什麼堅持不堅持！我們也要堅持自由民主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！

彥：（不願糾紛擴大。）好了、好了！不論我們的思想信仰是如何水火不能相容，但從今天起，大家住在同一個屋頂下、講同樣

的語言，看同樣的文字，吃同樣的中國飯，我們應該彼此容忍，以研究同樣的電腦科學爲目的。

（羣將萍和白拉到一邊咬耳朵說話，彥、方和芝相顧失笑。）

芝：（笑。）他們在開小組會議哩！

羣：（又走近彥等。）各位，我們是愛好和平的，剛才孫先生說得對，我們彼此要容忍，爲科學而努力。

方：（不屑的。）哼！又是統戰！

萍：（故意的。）這真是一條好新聞題材，好比國共第一次和談，值得大寫特寫。

白：（有點不愉快。）領導，藍同志！我經過長途飛行，又有時差影響，實在累得很。

羣：（故示關懷。）對，洪同志，你得多多保重。藍同志，我們走吧！

萍：（另起話題。）領導，他們人多，洪同志孤掌難鳴。我看，這房間特別大，如果我搬來和洪同志一起住，不但增大我方的力量，而且也可以節省開支，對人民祖國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！

羣：（尷尬而不知所措。）這，這……

白：（馬上精神一振。）不行！孤男寡女的不像話！

（彥等只好大笑。）

萍：（毫不知羞的。）洪同志，我們年歲相當，你我的愛人都在北京，臨時湊合湊合，沒有關係！

白：（雙手亂搖。）不行，不行，絕對不可以！

（彥等更是大笑。）

羣：（惱羞成怒。）藍同志，走！

萍：（故作姿態的。）真是木頭人，走就走！

芝：（笑得幾乎掉出眼淚。）美國也有相互交換夫妻的趣事，想不到中國大陸這一點並不落後啣！

（彥和方也大笑，白垂頭無語。）

（羣覺得有失面子，拉着萍拿起外衣就向大門衝去。）

彥：（和悅的。）這一幕鬧劇結束了，我們該歡迎新室友。（走向白。）洪先生，希望你介意我們說的話，讓我們重新開始建

立友誼，好嗎？

白：（轉愠爲喜。）謝謝孫先生，我不會介意的。

方：（也覺得白爲人不錯，走來與白握手。）洪先生，對不起！

白：（深知方的感受。）胡先生，我的領導不該提起你喪家亡國之痛，我代他向你道歉！

方：（請白認清環境。）洪先生，謝謝！來，請看看這新環境吧！（陪白自右側開始繞室一周。）這是我與孫先生的臥室，這一間是廚房、設備齊全，你也可以利用。這一間是李小姐的閨房，男賓止步，（走近窗戶。）從這個窗戶可以看到大半个紐約。那高塔尖的大廈，是全世界有名的帝國大廈，可惜現在不是最高的建築。那靠近東河的長方形建築是聯合國總部。那一條大街是第五街，世界最繁華的一條街，那是時報廣場。在我們後方，有一座自由女神像，可惜從這兒看不見。

芝：洪先生，你初次來到這世界最繁華的都市，心中有什麼感覺？

白：（茫茫然的。）我現在只覺得眼花繚亂，一點都不能適應。

彥：過兩三天就好了。

方：（走到大門處。）這是大門，只要關上門就會鎖好，在紐約要多注意治安。出了大門左轉就是電梯，記住，這是六〇三室，在六樓！

白：我記住了。

方：（走到浴廁門邊。）這是浴室和廁所，淋浴盆浴都隨便，抽水馬桶一定要用衛生紙，千萬不可用別的紙，免得堵住不通，那就麻煩大啦！

白：（不好意思。）我不會亂用紙的，請你們放心！

方：（拍拍白的肩膀。）好了，介紹完啦！希望你住得慣！

白：（點頭。）一定住得慣的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！

彥：（走向沙發。）坐，坐！

（白，方和彥就坐。）

芝：（打趣的。）又該我去端咖啡囉！（走向廚房。）

彥：（馬上起來。）美芝，我來幫忙！

芝：（笑着走進廚房。）你去陪洪先生，別礙手礙腳的。

彥：（又回到坐位上坐下。）遵命！

白：（誠懇的。）請你們相信我，我只是一個科學工作者，而不是共產黨員。剛才，他們兩個人在的時候，我不便這麼說。你們三個人年青風趣，崇尚自由民主，使我非常感動。

方：我們看得出來，因此，我才願意和你做朋友！

白：謝謝你！否則，我在這兒便住不下去啦！

彥：（懷疑的。）他們爲什麼同意你住這兒？

白：（歎了一口氣。）這是事先就安排好了的！我才下飛機就直接到這兒來。看毛學羣對你們都很清楚，一定經過詳細調查和完全分析，至於詳細原因那我也不清楚了！

方：我聽說從大陸來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，並不限定集體居住，但每個禮拜至少集會一次，報告生活和學習情況。洪先生，是不是？

白：（搖頭。）我還不清楚，在國內也是經常開檢討會的，我想，在外國也不會例外。

（芝用盤子端咖啡出來，彥馬上起來幫忙分送。然後兩人也坐下。）

芝：（向白。）洪先生，是喜歡咖啡嗎？

白：（點頭。）很好，很好！謝謝李小姐！（喝咖啡。）

彥：洪先生雖然比我們年長，又來自一個生活環境完全不同的古老地方，但由於受過科學教育，一定會接受這個科學化的社會。你能不能談談大陸情況？

白：（頗難啓齒。）這，這……：

方：我想和報上所說的差不多！

白：（勉強的。）說老實話，我是個書呆子，和外面接觸層次不多，了解也不深透。我只好說只有一個「苦」字！最難令我消受的，是知識分子不被重視！

芝：那爲什麼會派你們出國研究或進修呢？

方：報上也說過，是爲了四個現代化呀！

白：（點頭。）對，是爲了四個現代化！由於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，這十幾年來大學教育完全中斷，後繼無人。等到四人幫打倒以後，想實施現代化，却發現科技人才難求，不得不派我們這批年紀大而還有點基礎的人出來。由於我們和西方科學界脫節甚久，眞怕不能馬上進入情況，而語言方面也有問題。

彥：我想，他們安排你和我們住在一起是有用意的。至少我們是同行，而語言又相同。

白：（會意的笑。）這是一項原因吧！

方：希望沒有別的原因才好。

芝：（搖頭。）老胡，不會啦！

彥：（善意的。）美芝，但願如此！

百：（渴望的。）你們的研究工作是那方面的？

方：我們三個人研究工作是大同小異，都與電腦有關。

彥：洪先生今天才到，等以後有時間再請你指教。

芝：下星期二上午九點，孫先生要主持一個學術討論會，報告他的論文重點，歡迎洪先生參加。

彥：對，李小姐是我的助手，她在安排這個討論會，歡迎參加指教。

白：（高興的。）不敢當，我一定參加領教。

（此時電話鈴聲大響，由於電話正好在白的手邊，他本能的拿起電話。）

白：（手足顯得無措。）哈囉，哈囉！（忽然吃驚的用手掌握住話筒。）怎麼是從臺灣打來的電話？

彥：（馬上走過去。）我來接！（自白手中接過電話。）喂，喂！我是孫台彥！

彥：（高興的。）爸爸！您和媽都好嗎？……這兒正在下大雪，……我很好，您們放心……那很好呀！最好春天來，不冷不熱正是觀光季節。……好哇！新房子快蓋好了啦！我要一間面向總統府的房間。……好，好……再見，再見，爸爸媽媽多保重！

(放下電話，興高彩烈的。)

方：(有些觸景傷情的。)老孫，你真幸運，你的父母隨時可以和你打電話，又可以出來探親，好令人羨慕哦！

彥：(仍高興的。)老胡，我們家正在蓋大廈，老房子拆了，所以爸爸媽媽趁這個機會出國探親觀光。手續都辦好了，我真高興！

芝：不能光一個人高興，你要請客！

彥：(點頭。)週末請大家喝酒去！

白：(仍驚疑的。)臺灣能和這裏直接打電話！

彥：(高興而誠懇的。)洪先生，在自由祖國臺灣，電話已超過二百萬部，平均不到十個人就有一部電話。一般家庭大多都有自動電話，只要先撥0021再撥這兒的十個號碼，馬上就可以接通，方便極了。

白：(仍懷疑的。)不要經過檢查？

彥：除了電腦計時照時間收費外，你可以放心打，只要不怕付鈔票時心疼，要講多久都可以。

白：從這兒打回臺灣，也不要轉嗎？

彥：當然可以直接打呀！你只要先撥011886再撥臺灣當地區碼和家中電話號碼，不要十秒鐘，就和親人講話了。等那一天我打電話回家，你就相信啦！

白：(黯然的點頭。)我相信，我相信！如果我現在能打個電話回家，告訴我的愛人說我平安到了美國，那有多好！

芝：大陸電話那麼少呀！

方：你們科學院應該有很多電話吧？

白：(感喟的。)在大陸除了機關學校有很少的電話以外，一般人家只有高幹的家中有電話。(用手摸手邊的電話簿。)北京新近才有電話簿，總共只有九十幾頁。

彥：我們家中的電話簿有一千多頁，那還只臺北一個地區呢！

白：我們在國內曾看過參考資料，知道臺灣很進步，很繁榮，所以有經濟學臺灣的口號。又要通商、通郵和通航，目的就是要學臺灣。

方：中央日報反對三通，說那是統戰！

芝：對，是統戰。

彥：你方才說看什麼參考資料，那不是報紙？

白：那是供比較高級的人員所看的小型不定期刊物，報紙不會說的。

彥：爲什麼？

白：恐怕人民起誤會。剛才他們要爲我訂一份人民日報，到時候你們可以看一看，就知道了。

方：（搖搖頭。）我在學校圖書館裏早就看過人民日報，真是謊話連篇，語言無味！

白：（不好意思。）那是代表共產黨的報紙，當然對黨的政策討論得多，報導得詳細。聽說臺灣的中央日報，也是國民黨的黨報，大概也是如此吧！

彥：（誠摯的。）洪先生，我們這兒有中央日報和光華雜誌，歡迎你看，然後比較比較，以最客觀和理智來作一個結論。我們學科學的要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！

芝：（玩笑的。）最近有許多從中國大陸派出來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都投奔自由，回到臺灣啦！恐怕洪先生不敢看這些報導吧？

白：（精神一振。）有這種事？在國內從沒有聽說過！

彥：遠的不用說，最近幾個月就有我國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的弟弟李根道夫婦，從西德回到自由祖國；還有音樂家李天慧女士，從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投奔自由，回到了臺灣。中央日報是文圖並茂，報導得很詳細。

方：洪先生，你看中央日報千萬要當心啊！

芝：剛才藍小姐就對洪先生說過，當心慢性中毒！

白：（低頭不語。）

彥：我相信學科學的人，會以科學觀點去觀察去分析任何發生的事事物物。洪先生出國之前，一定受過短期訓練，對在外國可能發生的任何事件，共產黨必定有一套統一的說法和看法。今天，我們不能苛待我們的新室友，大家說，對不對？洪先生，我看你也累了，應當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們會請美芝掌廚，做一頓可口的中國菜來爲你接風。

白：（感動的。）你們太客氣啦！這三十多年來，從沒有人這樣好好的對待我，我真高興，我真高興！

芝：洪先生，我的中國菜做得不好。不過，我正在研究中國食譜，希望能做真正的中國菜。

白：李小姐，真謝謝妳！我在大陸只要能吃飽，多配一點食油就很滿意了，從來沒有想到照中國食譜做菜。那是領導幹部門的專利。道地的中國菜，也只有外國貴賓和觀光客才能享受。我們是一輩子也吃不到的！

方：洪先生，紐約的中國城就有幾家好的中國館子，過幾天我請大家去吃一頓。

白：（苦笑。）恐怕我的腸胃一時不能適應。

彥：不要怕，慢慢就會適應的！（向美芝。）小姐，今天可要弄些清淡的菜餚！

芝：好，可是你得幫忙啊！

彥：當然幫忙！

白：我也來！

芝：洪先生，你還是休息一會兒，待會兒才有胃口吃我的拿手菜。

白：好，恭敬不如從命！

彥：請便！

白：（走近報紙堆。）我想，先看看中央日報！

彥：（高興。）好啊！

白：（取了一大疊報紙，走向臥房。）看完了報紙，我還要找機會去參觀自由女神像呢！（自左側前端房門下。）

方：（向大家笑。）自由種子已經播下了！

彥：希望冬去春來，開花結果。

芝：（走向廚房。）大家跟我來，現在是做飯第一！

（三人齊自廚房門下。）

（窗外雪已停，一線陽光自窗外射入室內。）

（幕落）

第三幕

人物出場順序：

洪宗白、李美芝、陳玉菲、胡志方、孫魯軍、孫太太、孫臺彥、江建仁、毛學羣、藍肖萍、陳太太

佈景：

同第二幕，除在咖啡桌上放一瓶玫瑰花外，其他佈景也略更換爲春季花草。

幕啓：

洪宗白心事重重的踱着急促的步子，偶爾走到窗前向外遠眺，又歎口氣再慢慢走着。忽然電話鈴響，使洪宗白像突然受驚的樣子，看看四週，等電話鈴再響時，才知道去接電話。

白：（接電話。）哈囉，哈囉……我不是……孫先生去飛機場接他的父母去啦！……請問陳小姐找他有什麼事？……好的、好的！（掛斷電話。）

芝：（自臥室伸出頭來問。）洪先生，是誰找臺彥呀？

白：（仍心事重重的。）是一位從臺灣來的陳小姐要來看臺彥。

芝：（覺得意外。）是一位小姐！

白：（點頭。）是一位姓陳的小姐。

芝：（走近白。）從來沒聽臺彥說過認識一位陳小姐呀！

白：也許是剛來的留學生。

芝：她怎麼說？

白：（淡漠的。）沒說什麼，只說馬上來這裏。

芝：（對白深沉的態度有些疑慮。）洪先生，我看你這兩個月來，好像有什麼心事！

白：（有些掩飾的。）沒，沒有什麼！

芝：（坐下。）洪先生，今天是週末，大家閒着也是閒着，請坐呀！

白：（本想躲避，現只好遠遠的坐下。）是呀！難得春光明媚，這麼好的天氣。

芝：（關懷的。）我看，你在想你的太太和孩子吧！

白：（掩飾的。）我，我不想我的愛人，不，不，你們所說的太太，也不想我那唯一的兒子。

芝：（試探的。）真的不想？

白：（忍住難過。）真的不想！

芝：（溫和的。）洪先生，你離開家人有三、四個月了，是應該想念他們的。每一次你收到他們的信，顯得特別快樂，連話也多

了，走路也輕快些！而現在，你愁眉深鎖，一大早在客廳裏走來走去，不是在想他們是爲了什麼？

白：（搖頭，苦笑。）想他們也沒有用！

芝：（試探的。）你還要留在這裏多久？

白：還有一年八個月。

芝：（同情的。）真是一段漫長而寂寞的歲月！

白：（想轉移話題。）李小姐，我發現你講國語有很大的進步。

芝：（笑。）因爲和你們大家住在一起，鼓勵我學習講呀！再說，不好好學，經常鬧笑話，怪不好意思的。

白：沒有關係的，好比我講英語也是經常鬧笑話，那些美國人很熱心的糾正我，現在也勉強詞能達意啦！

芝：（笑。）是呀！你能够進步得很快，可見你的確下了苦功。

（電話鈴響，由於電話靠近芝，由芝接聽。）

芝：（接電話。）哈囉，哈囉！……（大聲。）聽不清楚！……你要和洪先生說話？……好，好！（給話筒與白）你的電話！大概

是你的領導。

白：（心情不安的。）我是洪宗白，……因爲我忘記開會的時間嘛！……絕對不是，絕對不是！……我當然記得四個堅持的！……

……你要來我這兒？好吧！我等你！（慢慢的掛上電話。）

芝：（看出事情不簡單。）洪先生，他要找你的麻煩？

白：（默然不語。）……

芝：（關切的。）洪先生，不要怕他們！這兒是美國，一切講的是民主和個人自由。那一尊高大的自由女神像，就說明了一切！

白：（點頭。）是的，我到自由女神像那裏參觀過，她給我很大很深的啓示。美國今天如此的繁榮強大和自由民主，都是淵源這座自由女神像。想當年千千萬萬的外國移民坐船來到紐約，首先就可以看到她，馬上就會在心底植入民主自由的思想。

芝：（頗感意外。）你了解的非常深刻嘛！

白：（更是堅決的。）我曾在自由女神像博物館內流覽很久，對每一幅相片，每一段文字，每一件文物，都留下極深刻的印象，也產生巨大的心靈衝激。當我第一次坐飛機來到紐約上空時，也曾對這尊巨大塑像產生好奇的想法。雖然她在我們廣大的中國人羣中沒有一點份量，甚至新生的一代沒有人知道她，可是，我是卅年代的人，我知道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，也知道不由毋寧死的名訓。所以那天一看到她，就非常強烈的想去參觀。是真的，這也是我三十幾年來的願望！

芝：（趁機暗示。）洪先生，我雖然是土生土長的華裔美人，不但充滿了自由民主的思想，也由於在古老的舊金山中國城中長大，所以也有中國傳統的美德。我因此有一點矛盾而不易說出來的想法，不知道你是否有意願聽一聽？

白：（稍微振作的。）是關於我的？

芝：（點頭。）是的！由於我，也可以說是我們三個人對你的看法。

白：（更積極的。）我願意誠心領教！

芝：（想一想。）好吧！我只好大膽的說出來！

（右側前門開啓，胡志方上。）

方：美芝，妳有什麼大膽的表現？

白：（請方坐。）胡先生，請坐！李小姐要對我灌輸民主自由思想！

方：（大爲同意。）好哇！美芝是美國人，應該是客觀而正確的！聽她怎麼說！（坐在靠近白的位置。）

芝：（堅定的。）站在崇尚倫理的中國文化觀點來說，我應當勸你好好在這兒研究，然後回到祖國和你太太兒子團聚，因為他們把全部希望寄託在你身上。

白：（全神肅穆的。）嗯，嗯！

方：（點頭。）是呀！所謂說合不說離，我們不應該拆散洪先生的家庭。

芝：（昂起頭，激動的。）可是，從各方面的報導中，包括聯合國的調查報告，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只是一個大的集中營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工奴農奴，拿極少的工資和生活必需品，過着非人的生活，時時刻刻都要提防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，被送去勞改或一去無踪影。生活在大陸的人，連一線光明的希望都沒有！

方：（望望白，淡淡的。）這方面用不着多說，洪宗白先生是從那兒來的，比你我都清楚！

白：（心情沉重的。）是，是！

芝：（站了起來。）所以，如果站在民主自由立場和追求美滿生活的觀點來說，我要勸洪先生留在美國，投奔自由！

白：（似乎吃驚的。）這，這！（隨即自言自語的。）自由，自由？

方：（猛一拍白肩。）對，要爭取自由！

白：（痛苦的抱頭。）自由？自由！

芝：（更進一步。）等你自由了以後，可以慢慢設法救出你的太太和小孩！這也是他們的希望！

方：（樂觀的。）是呀！可以向國際人權組織請求嘛！

白：（眼中閃着淚水。）我……我可以嗎？

芝：（對方。）老胡，你不是正在援救你的父母弟妹逃出越南嗎？現在怎麼樣？

方：（高興的。）是呀！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正在積極辦，最近來信說大概沒問題！

白：（淚水中閃着希望的。）真的可以救他們出來？

方：（點頭。）一定可以救他們出來！

芝：（安慰的。）洪先生，我是一個旁觀者，自從見到你以後，很少看見你痛快的大笑過。我想，你的心中一定時常反覆想這個問題。今天，你似乎更是心神不定。而且，他們馬上要來找你麻煩！

方：（詫異的。）誰敢找麻煩？

芝：剛才來電話，又訓了一大套哩！馬上要來！

方：（鼓勵的。）洪先生，堅強起來，不能再受壓迫啦！有我們做你的後盾！

白：（站起來又低頭走着。）我還要考慮考慮！

芝：（走近白。）拿出勇氣來！

方：（也站起來。）洪先生，我們都是學電腦的人，電腦只管零與一，也就是對和錯，不會有中間的路好走！

白：（痛苦的。）我要仔細想一想，現在我心裏亂得很！

芝：（親切的。）洪先生，看看窗外的摩天大樓，想一想自由女神像，體會一下最近幾個月的自由生活，如果不下定決心，恐怕以後就沒有機會啦！

白：（走向窗口。）天啊！我該怎麼辦？

方：（向芝示意。）美芝，不要再逼他！

（門鈴響。白神色很不自在。方去開門。）

方：（有點意外。）請問小姐妳找誰？

白：（心神稍輕鬆些，走過來。）啊！陳小姐來找孫台彥的，她剛來過電話。

方：請進！

（非自大門上，穿得非常摩登，顯得十分嬌艷。）

非：請問孫台彥回來沒有？

方：他去機場接他的爸爸去啦！（看手錶。）飛機早該到了，可能是到旅館休息，說不定快回來啦！

非：（走進來，四處望望，看到芝頗感意外。）啣！還有小姐在這兒！

方：（笑笑。）陳小姐，請坐！喂，美芝，妳來陪陳小姐好不好！（向非。）對不起，失陪！（說完，走進右側前端臥室。）

白：（也點點頭。）失陪！（走進左側前端臥室。）

芝：（有些不悅。）請坐！

（兩人坐得遠遠的。氣氛有些不調和。）

非：（冷冷的。）妳貴姓？

芝：姓李！

非：妳和孫台彥是什麼關係？

芝：（顯然不高興。）妳管我們有什麼關係？

非：我當然要管！我是他的女朋友！

芝：（不屑的。）從來沒聽台彥說過有女朋友，不知道從那兒冒出來的！

非：（也不高興。）啲！這種事也會假冒的？我和我媽媽到美國觀光，就是由台彥負責安排的，這兒的地址也是我的聯絡處。如果不是這樣的，我怎會找到這兒？

芝：（仍不高興的。）我沒有看到任何姓陳的信件！

非：那真怪啦！台彥不是這種人，如果不是他不告訴你，那就是妳在中間搞鬼！

芝：（稍怒。）請妳說話客氣點！我爲什麼搞鬼！

非：（冷冷的。）哼！你們男男女女的住在一棟房子裏誰知道你們搞什麼鬼？

芝：（站起來。）請妳出去！這兒不歡迎像妳這樣的客人！

非：（也站起。）啲！好大的口氣！我不吃妳這一套！

芝：（氣勢逼人的。）妳出去！

非：（把頭一揚。）我偏不出去，看妳敢把我怎麼樣？

（方聽到爭吵，自右側前房門上。）

方：（笑。）兩位小姐不要吵！這純粹是誤會！

芝：（氣極。）老胡，你看她一點都不講理，好像是台彥的太太似的！（急沖沖的自右側後房門下。）

非：（冷笑。）差不多！

方：陳小姐，妳这样子不大好！台彥回來了也不好意思！

非：（得理不饒人似的。）等他回來了，我要好好問問他？

方：妳現在在這裏等也不是辦法！我也沒時間陪妳！台彥什麼時候能回來也不知道，我看妳還是待會兒再來，最好先打個電話來！

非：（自覺沒趣。）好吧！我等會兒再來！哼！

(自大門下。)

方：(兩手一攤。)這位小姐怎麼這樣子兇？台彥會愛上她？有問題，有問題！

(芝和白分自房門走上。)

芝：那個不講理的女人走啦？

白：(望着大門。)剛走一會兒。

芝：(不舒服的冷笑。)真是意外之災！倒霉！

方：(笑。)美芝，她看到你這樣漂亮的小姐也在這兒，當然有點吃醋。

白：誤會誤會！不過，我很客觀的說，台彥和美芝倒是理想的一對佳偶！

芝：台彥真會保密，從來沒有說過有這麼一位女朋友！

方：(想一想。)哦！我想起了，去年冬天，他曾和我說過有個女朋友，只是沒有說姓陳。

芝：(微微生氣。)好哇！老胡也幫台彥瞞我！

方：(向白)你看！她也愛上台彥啦！

芝：(不好意思。)誰愛他！

(大門開啓，孫魯軍、孫太太和孫台彥同上。)

彥：(高興的大聲。)各位，我的爸爸媽媽到啦！

(方和芝熱烈的走過去，和軍、太握手。)

(白仍心神若失的站在窗前，只望着大家。)

彥：(分別介紹。)這就是胡志方，是我經常提起的老同學。這位是李美芝小姐，我的好助手。

方：(齊聲。)孫伯伯，孫伯母，您們好！

軍：(欣喜的。)大家都好！

太：(拉着芝。)好漂亮的小姐！

芝：謝謝孫伯母，我去弄咖啡，請坐。(入廚房。)

彥：（向芝。）美芝，泡幾杯香片就好了！

軍：對，對，還是喝茶好！

方：台彥，剛才有位陳小姐來找你，怎麼在樓下沒碰見？

彥：（意外的。）她怎麼來啦？我們沒碰到，可能是她坐一號電梯下去，我們坐二號電梯上來，錯過了！

軍：（不太高興。）她爲什麼也來啦！

方：（俏皮的。）哼！她還自以爲快當台彥的太太呢！

彥：（知道有原因。）老胡，別信她胡說！

方：（向廚房一指。）我不會的，當心她不高興！

彥：（走近白。）爸爸、媽媽，這位是洪宗白先生，他是從大陸來的訪問學者。

白：（慢慢走過來，和軍、太輕輕握手。）孫先生、孫太太，你們好！

軍：（似乎受到回憶的衝擊。）洪先生，我們好像在那兒見過！

（大家感覺十分突然，都望着他們兩人。）

白：（似曾相識。）你，你是？

軍：（試探的。）也許我的老眼昏花，認錯了人啦！敢問洪先生是那些裏人？

白：小地方是河北唐山。

軍：（驚疑的。）唐山？

白：（仍不能確定。）嗯！你……

軍：（握住白的手。）有一個洪小順子，你可認識他？

白：（又驚又喜。）我就是小順子呀！你，你是？

軍：（喜極。）還有你姐姐玉梅呢？

白：（痛苦的。）姐姐在唐山大地震時壓死啦！

軍：（迫不及待，老淚縱橫的。）她！她！（抹一把眼淚。）那！那！她的兒子小貴呢？

白：（望着軍。）他到北大荒勞改去了！你：我想起來啦！你是張金源大哥！

軍：（擁抱白痛哭。）我就是，我就是！

（大家都感到意外。太和彥更有些難過。）

太：（頗不悅。）老頭子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彥：（扶着太。）爸爸！

軍：（抹乾眼淚。）我對不起你們娘兒倆！

（芝瑞着茶盤自廚房上。）

芝：大家請坐，喝杯茶。（將茶分放在咖啡桌上）。沙發太擠，我去廚房拿幾把椅子來。

方：我去！美芝，妳坐吧！（至廚房拿二張椅子放在沙發兩邊。和芝各坐一張。）

（軍、太、白和彥坐在沙發上。）

太：（疑問的。）老頭子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軍：（感慨萬端的。）唉，這是幾十年前的往事！

芝：（不知究竟。）孫伯伯，我最喜歡聽故事！

方：（向芝。）別打岔，妳聽孫伯伯慢慢說！

軍：（喝一口茶。）我的本名不叫孫魯軍，也不是山東人！

太：（詫異的。）啊？

軍：我叫張金源，祖籍河北唐山。

芝：（大感新奇。）孫伯伯不姓孫，是姓張呀！（向方。）老胡，我說，你也可以改姓啊！

方：（向芝示意。）美芝，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！

（芝覺得事態不輕鬆，低下頭。）

軍：（原諒的望望芝。）李小姐不清楚剛才所發生的事，不能錯怪她！我們張家在唐山是大地主，有好幾千畝地，驟馬成羣，長

工好幾十個。我從小生活在富裕的環境裏，可是沒有好好讀書！只上了幾年私塾，認得些字，勉強能寫封信。對日抗戰開始

，我已經二十年來歲，和大順子（指一指白）他姐姐玉梅結了婚，第二年就生下兒子小貴。

太：（不敢相信的。）老頭子，你是在唱四郎探母呀？你把我們娘兒倆瞞了幾十年，好沒良心哦！

彥：（原諒的。）媽！別怪爸爸嘛！

軍：（慚愧的笑。）老伴兒，我是不得已呀！誰教我在二十多年前認識了妳呢？如果你不喜歡我，不會有今天。

太：（不好意思。）哇！還怪我賴着嫁你不成？你不想一想，從軍中退下來，是個什麼德行！我才不稀罕嫁給你哩！（抹了抹眼淚。）

彥：（勸慰的。）媽！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嗎？想一想在大陸的親人，我們是幸福一萬倍！

白：（囁嚅的。）姐……姐姐！

太：（意外的。）你叫我姐姐？

方：孫伯母，應當叫姐姐的！美芝，是不是？

芝：（開朗的笑。）孫伯母，你真幸福呀，來美國看兒子，順便認了個弟弟，真是意外之財！

方：美芝，妳又用錯了成語啦！

（芝只好低頭笑。）

太：（轉悲爲喜。）是，我多了個弟弟！弟弟，你說！

白：（好興奮的。）姐姐！這一切都是共產黨造成的！妳不能怪姊夫，只能怪共產黨！

太：（點頭。）對，要怪萬惡的共產黨，不是它，我不會變成姨太太！

軍：（親切的。）太太，妳看看身份證和護照，妳是如假包換的孫太太，怎麼會是姨太太？再說，玉梅已死了好多年，妳就原諒

我吧！

彥：媽，原諒爸爸嘛！

太：（想了想。）好吧！原諒你這個老不羞！

芝：（仍不忘記改姓事。）孫伯伯，您爲什麼會改姓呢？

軍：（歎了口氣。）唉！說來話長，抗戰以後不久，土八路就在家鄉作亂，我們開始過悲慘的日子。家道也一天不如一天。原想

在抗戰勝利以後，能重過好日子。沒想到共產黨一來，整個天翻地覆。父親母親被以地主罪名先後受鬥爭而死，我一個人只好拋妻別子，走奔他鄉。

太：你爲什麼改名換姓呢？

軍：（喝了口茶。）後來，大半河山變色，我走投無路，只好從軍。那時後，已經不辦徵兵，只好頂替逃兵名額，混個溫飽。因此，我就成了山東的孫魯軍了。

芝：（好奇的。）後來呢？

軍：後來，我隨山東的劉兵團轉戰大江南北，最後從舟山羣島撤退來到臺灣。起先在北部補訓，後來到過金門，參加過古寧頭戰役。我因爲受了一點傷，後送到屏東休養，幾個月後，就在部隊裏退下來。做小生意時認識了她（指着太）。然後一直平平安安的過活。

芝：（仍天真的。）退伍了以後，爲什麼不申請恢復本來的姓名呢？

軍：這也是不得已的事。由於在臺灣的戶籍辦得特別好，每個人都有戶籍和身份證，改不雅名字很容易，但要改姓却不簡單。方：在我們越南改名換姓是非常容易的事。我們華僑只要改一個越南的姓名就萬事OK。

軍：在臺灣要改姓，首先要向法院自首當年冒名頂替，偽造文書，接受一次象徵性的處分。然後要檢具有力的文件，證明你原來是某某，才可以到戶政機關，辦好新身份證明，才能歸宗認祖，恢復本姓本名。

彥：（誠懇的。）爸！等這一次回國以後，我們就去辦手續好吧！

芝：（忽然想起。）我以前在中央日報上也看過這種事，好像只罰幾百塊錢！

軍：罰錢是小事，只是我一樣證明文件都沒有，不知怎麼去辦才好！

太：我想政府寬大爲懷，一定有妥善的辦法准你去改姓換名。只是我怕不好意思，認識我的人，包括那些左鄰右舍、菜市場的阿巴桑，看到我變成了張太太，以爲我改嫁了呢！把我當成了老不羞哩！

白：（笑。）姐姐！只是多費一番口舌，人家見妳歸宗認祖，還要向妳恭喜呢！

軍：（仍一往情深的。）小順子，你姐姐的後事是誰辦的？

白：（左右爲難的。）我當時在外面工作，根本沒法子回唐山去。再說，當時一片災荒，幾十萬人死的死、活埋的活埋，誰知道

怎麼善後？

芝：我記得當時中英文報紙都輕描淡寫的，說是災情不嚴重，料想不到死了那麼多人呀！

白：當時，我們國內也是封鎖真象，大家原以為是一次小地震。等以後災民成羣結隊來到北京，露宿街頭，才一傳十，十傳百的知道些實際情況。我當時想回鄉看看究竟，但是唐山一帶對外關閉，任何外人不能進去，我只好死了這條心！

軍：那小貴子呢？

白：他正好在外地勞改，逃過了這次大劫數。

軍：那又是如何知道玉梅遭了不幸呢？

白：是當局通知小貴子的，我以後才知道的，那已經是一年多以後的事。

軍：小貴子在北大荒勞改，一定很苦吧？

白：這些我也不大清楚。他是黑五類的子弟，只有這一條路好走。小貴子沒有一技之長，只能種莊稼，到北大荒還是比較幸運的。

軍：你有他的地址嗎？

白：有，等一會兒抄給你。

軍：（慈祥的。）臺灣，你要想辦法匯點錢接濟你的苦命大哥！

彥：是的，爸爸！

太：弟弟，我那個未見面的兒子，爲我們生了孫子沒有？

白：我差一點忘了。小貴子前幾年娶了媳婦，生了一個胖小子，至於他媳婦叫什麼，是那裏人我都不清楚。在大陸親戚之間也不常往來的。

軍：（憤怒的。）這是什麼鬼共產黨制度，簡直是六親不認，毫無人性嘛！

白：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！說實在話，大家生活都不容易，那有時間和金錢看親戚？何況，萬一那門親戚出了問題，不就惹禍上身，受到牽連！再說，共產黨就是不要人民橫的連繫，就怕發展革命的勢力！

彥：（誠摯的。）舅舅說的不錯，在共產黨統治之下，人人自危，隨時都要保護自己。假如一粒火種在某一處引起了火苗，說不定大火燎原！因爲每個人都埋藏着這種火種哩！

(大門開啓，毛學羣，藍肖萍齊走上。)

方：(見他們不敲門自己走進來，不悅的。)你們怎麼進來的？難道門沒有鎖？

羣：(手中把鑰匙一揚。)我們有鑰匙！

方：(不解的。)是房東給你們的？

萍：(冷笑。)難道我們不會照樣做一把！

芝：(也是走上前。)喂！你們這樣做是違法的，不住在這裏怎麼能私有這大門的鑰匙！

羣：(向白一指。)我們有洪同志住在這裏！

白：(不願事態擴大。走向羣。)領導！請進吧！

方：(回到原座位。)哼！怪不得近來時常發現東西亂得很，原來是他們在暗中搞鬼！

軍：(站起，略怒。)他們共產黨？

彥：(怕白爲難。)爸爸，在美國嘛，就是這樣混亂不清的不分敵我，不必見怪！

羣：啣！這兒的人真不少，真的是敵強我弱，我們到外面去談談！

白：(有些恐懼。)領導，到我房間裏好嗎？

萍：領導，我累了，就到他的房間吧！

羣：(氣勢汹汹的望望大家。)哼！好吧！

(三人進入右側前端門。)

方：他們來是找洪先生麻煩的！

芝：(點頭。)不錯，剛才打電話來，把洪先生訓了一頓！

軍：(起身，怒氣不息。)我就是拚了老命，也要保護小順子！

太：(拉軍坐下。)老頭子，當心你的高血壓！弟弟又不是小孩子，不會怕他們！

方：我和李小姐剛才探洪先生的心願，如果他能下定決心，也許會投奔自由的！

軍：對，我離開臺北的時候，有好幾位大陸的學者留學生都到了自由祖國，電視上天天都有報導。而且，臺灣電視公司上演「巴

「黎機場」連續劇，由反共義士姜友陸自己演自己，好轟動啊！如果小順子也投奔自由，我們大家也會上電視哪！

彥：（有信心的。）等那兩個傢伙走了以後，我們好好和他談談，也許會成功的！

太：（慈母心腸的。）怕他捨不得老婆和孩子！

芝：是呀！他剛才還念念不忘他的愛人和兒子呢！

（從右側前端房間傳出吵鬧聲。）

（大家都走近房門偷聽。）

（白的尖叫聲傳出來。軍怒氣不息，想衝進門去。）

（彥將軍拉住，太扶着軍回到座位上。）

太：老頭子，當心高血壓！

軍：（氣極的。）你們去救小順子呀！

彥：（扭動門把，門打不開。）開門，開門！

方：（用手打門。）你們在幹什麼？

（房內人聲漸小，但氣氛更緊張。）

芝：（恐慌的。）他們會不會殺了洪先生？

方：也許他們發覺洪先生有投奔自由的傾向，所以鬥爭他，但不至於殺他！

軍：（坐着但大聲的。）你們要救救可憐的小順子啊！

彥：（用力打門。）開門，開門！

（門突然開啓。）

（羣挾持着全身無力神志不清的白走出來。）

（萍走去開大門，然後再回到羣、白身邊。）

羣：（好笑。）你們窮緊張什麼？洪同志身體不舒服，我們送他去醫院！

白：（神志不清自言自語的。）我沒有去！我沒有去紐約辦事處，我沒有去紐約辦事處！

方：（忽然明白。）是中華民國的紐約辦事處！

軍：（大聲。）放開他，放開他！

彥：（攔阻羣。）你們不能帶他走！

萍：他突然生病了，要送他去醫院！

軍：（掙紮着走近白。）他們給小順子打毒針！

彥：（拉住白。）不准走！

羣：（掏出手槍指向彥。）放開手！

（大家見羣用手槍指向彥，不知所措。）

（彥鬆開拉着白的手，但仍靠近羣。）

（陳太太和陳玉菲都抱着大包小包的禮物突然從大門走進來，見到羣拿着手槍，以為遇到強盜。）

陳：（嚇得驚叫。並丟掉手中禮品。）啊！強盜，強盜！救人哦！救人哦！

羣：（突被身後邊的驚叫，不由自主的將槍對着陳，並想和萍合力拖白走。）不准叫！再叫我就開槍！

（彥見羣轉過身子，即用空手道的手法將羣的槍擊落，方即俯身將槍拾起，用槍指着羣。）

彥：（大聲。）放開他！

方：（也大聲。）姓毛的，我可要開槍囉！

（羣見處於下風，只好將白放開，彥即將白抱住。）

（萍驚慌的退到大門，欲往外逃。）

非：（鎮靜的，用手中禮品打萍。）打死妳這個強盜婆！

萍：（哀痛的。）領導快走嘛！

羣：（仍窮凶極惡的。）好！今天算你們有種！如果洪宗白不到我那兒去接受調查，我們就要他的愛人和兒子永遠不能翻身！

向萍。）走！

（兩人狼狽的自大門下。）

陳：（拾起地上的禮品。）這是怎麼回事？

彥：（一手抱住白，向陳感激的說。）陳伯母，幸虧您這麼一聲尖叫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就慘了！（扶白坐下。）

陳：（驚怕的。）嚇死我了，嚇死我了！這裏的強盜真膽大，居然大白天來搶！

非：（得意的笑。）還有個女的，我把她狠狠的打了一下。

方：（把手槍放在咖啡桌上。）陳小姐，他們是比強盜更厲害狠毒的中國共產黨！（陳、非坐下，覺得氣氛不對。）

陳：喲！孫先生、孫太太，想不到我們又在美國碰面了！

非：臺彥，你爲什麼不去接我們！

彥：我去接我的爸爸媽媽啦！不知道你們會來呀！

軍：（不理會陳。）小順子，你怎麼啦？

（芝也不理會陳等，跑進白的房內。）

白：（仍神志不清的。）我沒有去，我沒有去紐約辦事處！

太：（焦急的。）要不要送醫院？

方：（理智的。）看他還有知覺，也許不太嚴重。

芝：（自左側前端房門上，手上拿着針筒和半瓶藥水。）你們看，他們真的給洪先生打了針。（仔細看藥水瓶。）還好，沒有打多少。這是迷幻藥嘛！要不了命的！

太：謝天謝地！

陳：（漸明究竟。）他們不是搶錢，是爲他打針呀！

彥：（走近芝，看藥水瓶。）幸好只打了一點點，是我們在門外大敲大叫，才沒讓他們全部打進去。

芝：多給洪先生喝水，很快就會清醒過來的。

方：美芝，妳怎麼有這種經驗？

芝：（笑笑。）美國青少年大都有這種壞習慣！

彥：（扶起白，向左側臥室走去。）送他到房裏睡一會兒，希望他早些清醒過來！

方：（也扶白。）讓他靜靜的睡一會兒，美芝，快去拿冰水來！（與彥一同扶白退入左側臥室。）

（芝至廚房取一大杯水，快步走進左側臥室。）

軍：（冷冷的。）陳太太，什麼風把妳們母女倆吹到美國來啦？

陳：（虛偽的。）觀光，觀光！

非：（向陳丟一眼色。）媽！

陳：（向菲望一望，只好慢慢的說。）孫先生，孫太太！臺彥和我們玉菲交往了好多年，現在他們也都老大的了！上個月在臺北聽說你們把新房子都賣了，移民來到美國，也不通知我們一聲。所以我們只好來美國觀光，順便把他們的親事辦好了，也好了却一樁心事呀！

軍：（冷冷的。）你聽誰說的，我們賣了房子移民到美國來？我們是來探親，兩三個月就要回臺北去！

陳：那麼，他們的婚事呢？

太：（笑。）我說，陳太太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何必我們替他們瞎操心？你就好好的去觀光吧！

非：（聽出意在言外。）孫伯母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

太：玉菲，我們也是剛下飛機不久，還不知道臺彥的打算呢！

陳：（吞吞吐吐的。）孫先生，孫太太，我們這一次出來，是經過仔細考慮的。如果臺彥和玉菲能在這裏結婚，我願意拿出大筆資金，讓他們小倆口兒在美國創一番事業。

軍：（有些生氣。）陳太太，妳最好省省吧！我們雖然沒有像你們陳家一樣富有，但我們孫家有一個馬上得電腦博士學位的兒子，前途無可限量哩！

非：孫伯伯，我和臺彥是情投意合，您爲什麼不贊成我們的婚事？

軍：等臺彥作決定吧！我們老倆口子不願意過問。

非：也好，我要好好和臺彥商量商量。難道他被這個姓李的妖精給迷上了？

太：玉菲，有教養的富家小姐，怎麼說這類話！

（非低頭不語。）

陳：（很有把握的。）我想臺彥是會答應的！

（彥、方和芝從左側前房門走出來，但門沒關好。）

彥：（詫異的。）我答應什麼？

芝：（冷冷的。）答應陳小姐的求婚呀！

方：（想轉移話題。）現在洪先生的問題還沒有解決，當心姓毛的那一夥還會來！何況他們有大門的鑰匙。

彥：（走向大門。）我已把大門鏈條掛上了，他們進不來！

軍：（關切的。）臺彥，小順子怎麼樣？

彥：剛才給舅舅灌了不少冰水，情形好多了！

太：謝天謝地，菩薩保佑！

芝：（故意迴避。）你們大家談談，我要休息一下。

（芝向軍，太點頭致意，急忙自右側後端房門下。）

陳：（親切的。）台彥，剛才你的二老說不過問你和玉菲的婚姻大事，現在只看你的意思囉！

非：（走近彥。）台彥，人家是專程來看你的啊！

彥：（鄭重的。）爸爸媽媽，請您們不要見怪；陳伯母、玉菲，也不要生氣。我今天鄭重的告訴大家，在我事業未有基礎之前，

我是不會先結婚的！

方：（也附和的。）我和台彥都抱有一個共同理想，要找一個好的投資創業環境，把我們所研究的電腦技術發揚光大，開創一個

新的資訊局面。

陳：（不屑的。）你們年輕人滿腦子創業，沒有大筆錢，你們成嗎？（自手提袋中拿出一大把支票。）你們看一看，沒有大把的

美金，創什麼業？（好意的向彥。）台彥，不是陳伯母仗着有幾個錢就看不起你們年輕人，你想想，如果我馬上出資一百

萬美金，幫助你和玉菲在美國創業，你看那會是什麼局面？

（大家對陳的財富感到些意外，相互望望。非得意的望着彥。）

（忽然門鈴，將室內各人的注意力分散。）

軍：（就心的。）他們又來啦！

彥：（不懼怕的去大門邊，將門開一點，由於有鏈條掛着，不能將門全部打開。）請問是誰？

聲：台彥，是我呀！

彥：（高興的。）哦！是江上校，請進！（先關上門，取下鏈條，再開門，請江建仁進來。）

（江建仁穿西裝，手中拿了幾份航寄的中央日報，精神奕奕的自大門上。）

仁：（向彥揚一揚報紙。）樓下信箱裏有幾份中央日報，我順便帶上來。（將報紙給彥。）

彥：（接報紙。）謝謝！（與仁走至前面。）請坐！

仁：（向室內諸人點頭。）大家好！孫伯父、孫伯母，您們路上辛苦啦！

軍：（笑。）不累！兩三年不見，你又升官啦！（讓坐。）

仁：（坐在沙發旁邊的椅子上。）沒有什麼，您過獎啦！（向陳和非。）這兩位是初見面。

彥：（把報紙放在咖啡桌上。）是從臺灣來的陳伯母和陳小姐！（軍馬上拆開報紙，慢慢的看報。）

仁：（冷冷的。）你是？

彥：我當預官時的長官。

陳：原來是阿兵哥！

方：江上校，你的公差快結束了吧？什麼時候回國？

仁：還要到華府去一趟，下個週末到舊金山，再搭華航班機回臺北。（沒見到芝和白，意外的問。）李小姐和洪先生呢？

彥：他們在休息！

軍：（意外的，大聲。）你們快看大消息，臺北又有經濟犯罪的大案子，拐騙捲逃新臺幣一億多元，男的已經落網，女的已確定

逃到了美國，正在想辦法追緝中。（望望陳和非。）你們猜是誰？

太：是誰這麼沒良心？不得好死！

（軍故意不說，陳和非面面相覷，坐立不安。）

(大家急着聽下文，都望着軍。)

(電話鈴突然響起，大家又轉移注意力。)

(彥想去接電話，但爲方所阻。)

方：(向彥。)你們聽孫伯父講下文吧！我到廚房裏去接電話。(說完向廚房門急走進，稍緩，電話鈴聲才不響。)

彥：(覺得陳、非態度極不自然。)爸爸，難道是……

軍：(得意而略怒的。)就是這一位百萬富豪陳太太！

陳：(起立。)報紙上胡說八道！我的每一塊錢都是清清白白的！

非：(知道紙包不住火。)媽！我們走吧！

(大家驚訝的望着她們兩人。)

陳：(準備走。)玉菲！走！

(兩人走到大門附近，方自廚房急走出。)

方：(大聲。)陳太太，別走！

陳：(惱羞成怒。)你要怎麼樣？

方：(尙不明白戳穿底牌的情形，平心靜氣的說。)剛才美國銀行打電話來，說妳剛剛存進去的私人美金支票，都是空頭支票，要

妳去解決呢！如果不去，當心吃官司啊！

陳：(怔怔的，忽然大哭起來。)啊！……

非：(急促的，扶住陳。)媽，媽！

彥：(走近陳。)玉菲，要不要我去幫忙？

非：(冷冷的。)我會去料理的，媽！我們走！

(非扶着陳自大門急下。彥將大門關好，並掛上鏈條，然後回到坐位上。)

軍：(冷哼。)這種人該把她送到警察局去！

太：老頭子，可惜這兒是美國！

（芝聞聲也自右側後端房間走出。）
芝：這兒也是講法律的地方，她們有麻煩囉！

（大家重新落座，芝向仁點頭。）

彥：江上校，我們這個研究電腦的小集團，要回國內創業，你有什麼高見？

仁：我代表我們組裏仍舊歡迎你們這批生力軍。如果想創業，也可以向新竹科學園區申請設廠，不但有各種優惠辦法，同時也可

以向政府申請貸款。有不少回國學人在科學園區開花結果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呢！

方：好哇！等我們拿到學位後，就打道回國！

芝：還有我咧！

太：（笑。）當然歡迎李小姐一齊回國！

軍：（會意的。）歡迎，歡迎！

彥：（猛然想起。）那舅舅呢？

軍：（堅定的。）他也一齊回去，我不要他回到不見天日的地方受活罪。

仁：台彥，誰是你舅舅呀？

彥：就是洪先生！剛才他們那一幫共產黨好像懷疑洪先生私下去過我們的紐約辦事處，對他嚴加逼供，還替他打了迷幻藥，準備

押他回國呢！幸好我們救了他呢！

仁：想不到洪先生是你的舅舅，真要恭喜你們一家親人團聚。前幾天我到這兒來，和洪先生談得很投機，從他的談話中，似乎埋藏着投奔自由的思想，對自由祖國的科技工作環境非常嚮往。

芝：（笑。）剛才我和老胡還對他勸了好久，希望他能下定決心投奔自由。

方：看情形，經過老毛那幫匪幹對他的迫害，洪先生應該下定決心了。

彥：（憂慮的。）可惜我們在此只知道躲在實驗室裏，真不明白怎樣可以幫忙他完成這一心願，江上校，你是政府官員，希望助他一臂之力。

仁：（堅定的。）我馬上要去華府，北美事務協調會駐美辦事處有許多好朋友，一定有辦法替他安排投奔自由之路！只是，目前

對洪先生的安全要注意！

軍：叫他和我們一起先住到旅館裏，紐約地方這樣大，他們那一幫老共，一定找不到！

彥：我看，只有這麼辦最爲安全。以後的事就全拜託江上校了！

仁：我敢保證絕對沒有問題！但是，他本人真的願意拋棄妻子投奔自由？

（左側前端房門全開，白仍無力的走出來。）

白：（提起精神，大聲。）我願意投奔自由，跟你們一齊回到自由祖國去！

（大家鼓掌歡迎，彥急上前扶住白。白高興的舉起雙手成一∨字形狀。）

（窗外陽光更明亮，充滿春天氣息。）

（幕徐落）